



挑水巷一隅。

市井人间——挑水巷

曹阜金文图

人就顺着镇署衙门对角的中兴街到下水塘取水。中兴街宽三四米,相对促狭,后更名为中兴巷。因这条巷是取水最近的路,挑水的人多了,就被更名为挑水巷。

古城居民习惯于每日早晨取水,其时池水清亮。至于下午或傍晚,被汲得差不多的池子,水则浑浊。因此,每日上午,挑水巷里人流如织,挑夫担着水,小步细走,晃晃悠悠,从巷里侧身而过。小巷是用青石板铺成的,木桶里的水偶尔会从桶沿溢出,滴在青石板上,巷子里就会泛着光亮。久而久之,走的人多了,即便没有水溢出来,巷子里也泛着青光。遇到下雨天,整条挑水巷都是湿漉漉的,照得见人影,行人走路也得小心翼翼。

既然要汲水,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专门挑水的职业。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大约有两种挑水人,一种是专职挑水谋生的人,他们为那些官宦、商铺里的富人挑水,获取薄薄的酬劳来养家糊口;另一种是城里的普通市民,他们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到下水塘取水,也要经过这条窄窄的小巷。

中兴街(挑水巷)的设置不是专为挑水而设,除了连通薄济街(今崇文街南段),往北还通往城隍庙、广东庙,是人流量较大的一条街,巷子虽然逼仄,但在街巷两边有陈姓、姜姓等人家鳞次栉比地建起小商铺,经营着小商品、小吃,也有堪舆算命、卖浆织履等行业进入这条小巷。也不知从何时起,铁匠铺从东门的朝阳横街(原来的铁匠街)搬了过来,为四邻八乡提供板锄、钉耙、铁锨、钢钎、二锤、镰刀、斧头、连枷、炊具、火炉、杆秤、车轱辘等农具和生活器物,这让挑水巷更加热闹了。久而久之,挑水巷也被大家称为铁匠街,真正的铁匠街反而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的挑水巷内,还有七八家铁匠铺。在挑水巷73号一间没有店名的铁匠铺内,今年60岁的姜林平静地坐在一堆铁器之间,他瘦削的身板让人一看便知他是一个资深的匠人。姜林的妻子何小平比他小两岁,两人结婚后,一直相濡以沫。每天,两个人守着铁匠铺,有时候聊一下天,有时候半天也不搭一句。

这里刚好是挑水巷的中上段,旁边的71号门牌上写着“传统建筑”4个字,穿过只容一人的甬道,可以进入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靠左的一侧,石础之上,老屋木板壁上,朱红被时间冲淡了颜色,屋檐、瓦当是旧的,看得出这是一座百年以上的老屋,正面则是一堵黄土夯筑的照壁,院落虽小,但现在居住的人家植了一些绿植,让整个院子看起来充满生机。

走进挑水巷73号,姜林找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让我垫着坐在铁质的凳子上。铺子里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铁器,确实没有可落座的地方。这时,已到下班的时间,我和他们老两口聊了起来。

与何小平唠了几句家常后,一开始对我冒失地闯进去问这问那有些不满,且有些拒绝我的姜林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姜林语速很慢,说话很严谨。看得出来,沉默寡言的他才是这个铁匠铺的主人。

“生意怎么样?”

“一般。”

“你们一直在这里开铁匠铺吗?”

“不,我们才开了10多年!”

“这条巷子里的其他铁匠铺是一直开着的吗?”

“不,他们也是后来才开的。”

“我记得民国年间张希鲁先生曾经在挑水巷淘了很多宝贝,你晓得不?”

“是的,我听说过。这里以前叫中兴巷,后来又被叫作铁匠街。听老一辈人讲,以前这里确实有好几家铁匠铺。”

……

继续聊下去,有关姜林的很多事情逐渐清晰起来。

姜林的房子一楼一底,楼上住人,楼下开铺子。这是他的爷爷那一代留下来的祖业。姜林年轻的时候出去打零工,后来就和老伴一起开铁匠铺,每天收入不多,一个月下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儿子已经就业,不用他们操心。姜林每天早上起来跑跑步、打打羽毛球,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就和老伴守着铺子,日子虽过得简单、平淡,但很幸福。

像姜林一家守着祖业在挑水巷摆摊的人家已经很少了。从挑水巷走过,顺着而上,可以看到现在巷子里的铺子有好几十家,除了铁匠铺,还有代写(文书)、刻章、手机贴膜、开锁配钥匙、小吃、美发、古玩、裁缝、美甲、茶饮等行当。店主大多是租房子来经营的,小本生意,赚不了多少钱。

挑水巷在2008年修缮过一次,但整体的样子没有大的变化,砌墙的青砖是完整的,跟其他街巷的“金包银”(外面是砖,内里是土)不一样。

电灯出现在日常生活里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更多的日子里,晚上挂的是灯笼。物是人非,存在了近300年的街巷如同一幅泛黄的画卷,静静地铺展在时光的长河中。但青石板还是从前的青石板,通了自来水后,下水塘被填了,建起了红旗旅社。2008年,新的顺城街建起来后,原来的红旗旅社、馋嘴街便慢慢消失,街上也没有了挑水的人,但挑水巷一如既往地热闹,每天仍然有很多人从这里路过,有外地游客来这里拍照的,也有像我一样问一问挑水巷的过去的。

天快黑尽,但姜林老两口却没有收摊的打算。他们每天上午9时开铺,一直要守到华灯初上才闭店。其他商铺也是这样,正是他们的简单日子,才构成了挑水巷里的市井人生。随着昭通古城的提升改造,不远处的迟家大院、广东会馆已修缮开放,我想,挑水巷一定会再度热闹起来,尽管巷子里的经营项目或商铺人家会被更替、会发生变化。

“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已经老了,还能干什么,就这样‘混’下去了!”姜林平静地说,坐在对面的何小平也点头同意。

挑水巷不会消失,因为有像姜林一样的普通人家在坚守。

一辆摩托车从下而上,在姜林的铺子前停了下来,老两口不慌不忙地去张罗生意。

我在暮色中选择了离开,踩过青石板,感受挑水巷的岁月和慢时光。

昭通古城不大,历史不长,文化形态却很丰富,教堂、寺庙的出现使这座古城有了一些外来的宗教文化元素,也成为今天古城保护中不可忽略的文化业态。古城里有两条街很清静,至少现在是这样,一条街叫集贤街,另一条街叫毛货街。

但在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这两条街的受关注度不亚于其他的正街,究其原因这是这两条街上有了教堂的出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云南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云南的财富,法国人甚至修通了滇越铁路,长驱直入。从西部的高黎贡山到东北部的乌蒙山,英国、法国派出传教士,远渡重洋,从长江(扬子江)口乘船而上,到云贵高原传教,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昭通同样难逃厄运。今天还能看到昭通古城陡街、西街上的商铺明显是法式风格。

早在清雍正八年(1730年),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就到了盐津龙溪一带传教。清光绪六年(1880年)前后,又一批金色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的西部。在众多传教士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888年2月到达昭通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

传教士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先是发展教育和医疗。通过兴办学堂,让当地人学习英语、算术、几何,目的是让传教对象听懂他们的语言,并接触自然科学。1898年2月,柏格理夫妇在昭通城东部的集贤街开办中西学堂,教授地理、算术、卫生等学科知识。1902年,基督教会又在昭通城东郊修建校舍,开办中西学堂、宣道学堂,最后定名为明诚中学,也就是后来昭通地区第二中学的前身。

以柏格理等人为代表的基督教徒,就是当年的循道公会。他们在昭通、

保存在街巷里的宗教文化

曹阜金文图

泽一带宣传戒烟、禁缠足等新的社会风尚,这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更早进入昭通的是天主教。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天主教在大关、盐津一带的偏僻乡村设教堂,开展传教活动,后来逐步向昭通城区发展,在恩安县城设立总堂,在昭通城外的小李子园设立小教堂。毛货街的天主教堂就是其中之一。

毛货街有老毛货街和新毛货街的区分。老毛货街在原来的县府门前,现文渊街中段,后又名和平街、文化街。大约在清真寺及天主教堂建成后,又改名为现在的毛货街。我们这里说的是新毛货街,即靠近陡街和丰乐巷的这一段。

基督教和天主教最初的传教进程比较迟缓,前来学习的人并不多。不过,他们开办医院,推广新型医疗(西医)服务,为群众治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使得他们在乌蒙山片区立足下来。

1902年,基督教的路易斯·萨温等人在昭通创办了福滇医院,为产妇开展新式接生的方式,推行外科手术、麻风看护等医疗技术。他们还推荐优秀人才去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继续深造。天主教则在昭通城内开办了惠东医院、加美禄医院、仁爱医院、惠民医所、昭通麻风医院等医院。1955年,政府部门对这些医院进行接管,将福滇医院、惠东医院和原中心卫生院合并组建昭通专区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昭通推行的医疗事业,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方的社会事业发展。

在集贤街,循道公会建起了教堂,开办了教会学校。1904年7月,有几个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苗民到集贤街求学,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柏格理。之后,柏格理把传教中心转移到威宁县的石门坎,为苗族同胞授课。在那里,柏格理把传教事业发扬光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西方传教士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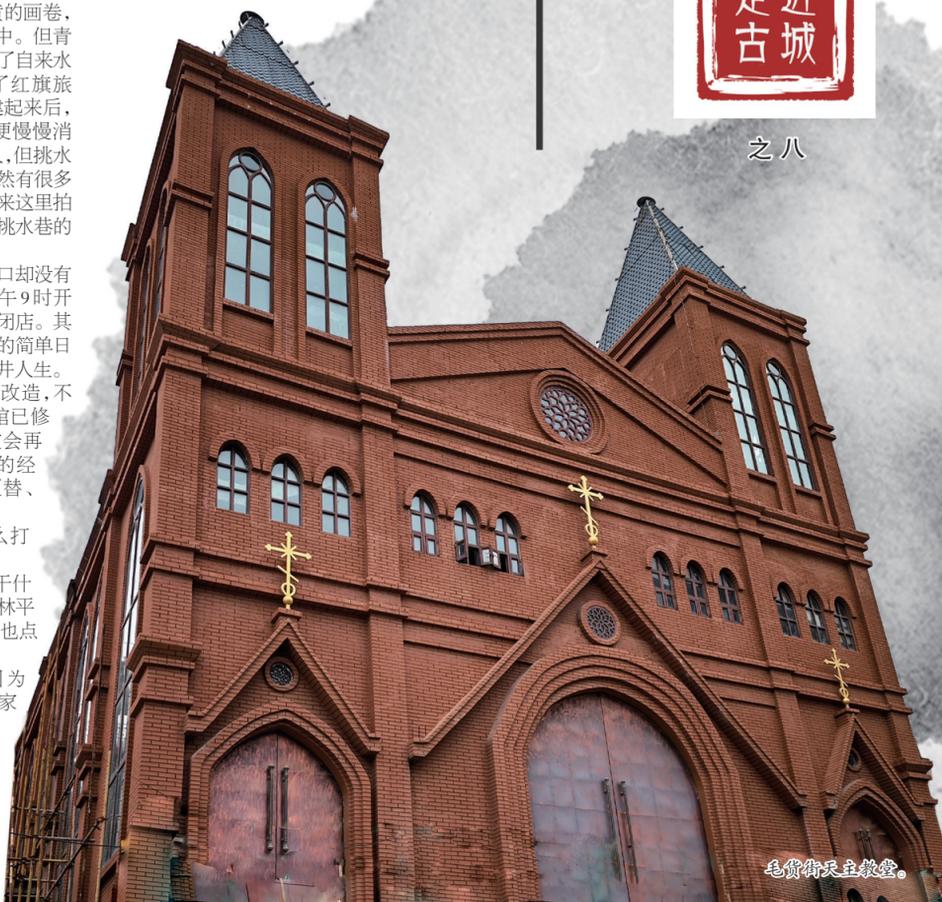
从宗教的角度看,昭通古城还有其他一些宗教形态的存在。比如,在毛货街,伊斯兰教也占有一席之地。毛货街天主教堂的对面修建了清真寺,后来,在南门的东升街,又修建了更大的清真寺。穆斯林群众在清真寺做礼拜,回族同胞就近经商,并做些生意,卖清真饮食,这也使得昭通城更加热闹,助推了城市的发展。

至于道教和佛教,在昭通也有传播,但总体上处于式微状态。原来位于居仁街的老君庙,就属于道教,在城内很有影响力。但道教和佛教的传播更多的是在城外,比如大龙洞道观、下排街的静心禅院、葡萄井观音寺、新民村的观音庙等,对昭通古城的影响总体来说比较小。

在古城保护开发过程中,这些外来的文化元素对城市的形态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今天,西式医院多数已搬到城外,西式学校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基督教会、天主教会已被纳入管理,但过去传教士建起来的教堂还在,它们的存在增添了古城的文化业态。



之八



毛货街天主教堂。